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百 · 部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布登勃洛克一家(上)



远 方 出 版 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布登勃洛克一家

(上)

〔德〕托马斯·曼 著
唐岫敏 译

第一部

第一章

“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什么？……”

“真是，怪事，接下来是什么，亲爱的小姑娘！”

布登勃洛克参议夫人和她的婆婆并排坐在一张用淡黄缎子蒙着面的白漆长沙发上，沙发椅背上装饰着一个镀金的狮子头。她望了坐在自己身旁安乐椅上的丈夫一眼，就来给她的小女儿解围。小女孩这个时候正坐在窗户前边祖父的膝头上。

她提示说，“冬妮！‘我相信，上帝……’”

八岁的小安冬妮身材娇小，穿着一件闪光的薄绸衣，金黄色头发的小脑瓜正努力地从祖父的面孔旁边扭开来一些，蓝灰色的眼睛不停地茫然地向屋子里张望，嘴里又重复了一遍：“接下来是什么？”然后慢吞吞地背下去：“‘我相信，上帝……’”，她眼睛亮起来，迅速地背完了这个句子：“‘……创造了我以及一切生物，’”她这时已经背顺了口，不禁喜形于色，一字不差地一口气把这篇教义问答的文章背下去。她背的这本教义问答正是在公元一八三五年，在得到一个非常明智的市议会批准之后，新近修订出版的。只要顺利地开了头，她心里想，就好像在冬天里同哥哥坐着小雪橇从“耶路撒冷山”上滑下来一样：要停也停不住，要想也没有功夫想。

她继续背道，“‘创造了衣帽鞋履，饮食酒饌，家宅妻子，田亩牲畜……’”刚刚背到这里，老约翰·布登勃洛克先生突然笑起来，抑制不住的响亮。事实上，他早就忍耐不住了。他觉得很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兴，因为总算让他找到了个机会跟教义问答开个玩笑。可能正是为了这个他才要考一考他的小孙女。他问她一口袋麦子要多少钱，打听有多少田地和牲口，开始跟她作起买卖来。他有一张圆圆的红扑扑的脸膛——无论多么装腔作势也无法令这副脸膛带上怒容——镶嵌在扑着粉的雪白的头发中间，一绺类似发辫的头发垂在他那灰鼠色外衣的宽领子上。虽然已经是近七十岁的人，但他的衣着却依旧保持年轻时的式样；只是没有在钮扣和大衣袋中间缝着金银丝带罢了，至于长裤他却一生也没穿过。他那由于肥胖而形成的双下巴舒适地休憩在白色绉花胸巾上。

随着他的笑声大家都笑起来，但这只不过是出自对一家之长的敬意而已。娘家姓杜商安冬内特·布登勃洛克的老太太也嘻嘻地笑起来，那神情简直和她的丈夫一模一样。她是一个身材丰满的妇人，密密的白色鬈发一直压到耳朵上。身着一件显示她天生朴素性格的黑灰条纹衣服。她那双生得特别纤巧、白嫩的手，握着一只天鹅绒的针线口袋，平摆在膝头上。伴随着年岁的增长，她的面貌也越来越同她的丈夫相似，这真是一件怪事。只有从她的眼形和幽黯、灵活的眼睛才能够看出一点她体内的一半拉丁血统。虽然她生于汉堡，然而从她祖父这边来说，身体却流淌着法国——瑞士的血统。

伊丽莎白·布登勃洛克参议夫人是她的儿媳妇。娘家姓克罗格。她的笑便可以说是继承克罗格一家人的传统，开始时嘴唇噗的一响，接着便把下颚紧贴在胸前。正如同克罗格家所有的人那样，尽管她不能称作是一个美人，神态却非常高雅。她那娴静、安详而轻柔的动作，清亮的、抑扬有节的声音，能讨得每个人的欢心和信任。浅红色的头发在头顶上编成一个发髻，两旁烫成松散的大鬈遮住耳朵，和她那略带雀斑的嫩白的肤色非常相配。她的鼻子略嫌过长，嘴比较小，下嘴唇和下巴中间没有陷洼，这应该要算她五官中的一个特点了。她穿着一件短小的紧身坎肩，衣

布登勃洛克一家

袖高高地鼓起，坎肩下面系着一条贴身的亮花薄绸裙子。她那完美无瑕的颈脖从衣领中露出来，上面有一条穿着一串闪闪发光的钻石的缎带。

参议坐在安乐椅上，身子略向前倾，带着些不耐烦的样子。他身着一件肉桂色的外衣，宽大的翻领，上宽下窄的袖口，手腕以下被紧紧地扎住。下面的瘦腿裤是用白色亚麻布制作的，裤缝上缝着黑色的带子。一条高高的硬领紧紧扎住他的下巴，硬领外面系着一条丝领带，蓬蓬松松地把露出一块花背心整个遮住……他那蓝色的略微下陷的眼睛炯炯有神，和父亲一样，不同的是他的眼睛似乎带有一层梦幻的色彩。他的面容比父亲更有棱角，更严峻，鼻子高翘而弯曲，一半掩盖在金黄色鬃曲胡须后面的面孔也没有老人丰满。

布登勃洛克老太太把手按在儿媳的手臂上，对她轻轻地笑着说：“他总是如此，老伙计，是不是，贝西？”

她发“总”这个音时将 i 念成了 ü。

参议夫人只作了一个手势做为回答，她胳膊上的金手镯轻轻地响了一下；然后她作了一个习惯的动作，把手从嘴角往鬓角一划，好像要把一缕散乱的头发掠上去似的。

此时参议却一半带着笑容一半带着责备的语气说：“父亲，您总是拿神圣的事情开玩笑！……”

这时他们正坐在孟街一座宽大老宅邸二楼的一间“风景厅”里，这处宅邸是不久以前约翰·布登勃洛克公司购置的，他们一家人搬到这里来住的日子还不算长。屋子里四壁悬着沉重的带弹性的壁毯，壁毯和墙壁中间留着适当的空隙。毯子上面织的是大片的风景画，用的是柔和的色彩，是为了和铺在地上的薄地毯相协调。这些田园风景都是十八世纪的风格，什么快乐的采葡萄者啦，系着花花绿绿头带的牧羊女啦，勤劳的农民啦。这些牧羊女或者是坐在清澈见底的小溪旁，怀里抱着洁白的小绵羊，或者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跟秀美的牧童接吻……这些画面为了和油漆家具上的黄色套子和两扇窗户上的黄缎窗帘色彩相配，大部分涂染着一片昏黄的落日余辉。

室内的家具并不多，当然是和巨大的房间面积相比而言。一张嵌着金线的细腿圆桌并没有摆在沙发前，而是在一架风琴对面的墙前边，琴面上放着一只放横笛的盒子。在屋子里，除了一排沿着墙均匀地摆着的高背椅外，就只剩下窗前一张小缝纫桌和沙发对面一张摆着古董玩物的精巧华美小书桌。

有一扇玻璃门对着窗户的那面墙壁，从玻璃门望出去是一间幽暗的带圆柱的大厅；左边的高大白色的双扇门通向餐厅。在另一面墙壁上的半圆的壁炉里，木柴在闪亮的锻铁栅门后面噼噼啪啪地燃烧着。

这一年天气冷得格外早。才是十月中旬，窗外马路对面圣玛利教堂庭院四周的小菩提树叶子就已经枯黄了，冷风从教堂的哥特式尖顶和墙角后边嘘嘘地吹过来。寒冷的细雨点在空中飘荡着。因为布登勃洛克老太太的缘故，屋子安上了双层窗户。

今天是星期四，按照这一家人的规矩，每两星期家人要在这一天团聚一次；但是今天，除了住在本城的亲戚以外，他们还请了几位熟朋友吃一顿便餐；所以这时——下午四点钟光景，一家人全都坐在逐渐降临的薄暮里等待着客人……

小安冬妮的祖父并没有能打断她的滑雪橇的游戏，只是不高兴地把她那本来就有些上翘的上嘴唇撅得更高一点罢了。这时候她已经滑到“耶路撒冷山”的山脚下，可是就连她自己也无法把滑出界外的雪橇停住。

她说，“阿门，我还知道别的呢，爷爷！”

“你瞧！”她还知道别的呢！老头大喊道，装出一副好奇的样子。“难道你没有听见，妈妈？她还知道点儿事呢！难道你们就不能告诉我……”

布登勃洛克一家

“要是有什么东西烧起来，”冬妮说，每说一个字就点一下头，“那一定是闪电打的。要是烧不起来，那就是雷劈的！”

这时她把胳膊交叉起来，望着四周一张张乐哈哈的面孔，非常肯定自己会得到大家的赞赏。然而对她这种卖弄小聪明布登勃洛克老人却很不以为然，他想知道，究竟是谁把这种愚蠢的事传授给孩子的。最后发现这个人是新近从马利安威德给孩子们请来的一位保姆——伊达·永格曼小姐。此时参议只得为这位保姆说几句好话。

“爸爸，您未免太严了。即使这孩子有些自作聪明，应该让到了这个年纪的孩子对这些事情有她自己的想法！”

“对不起，亲爱的，可是这是胡说八道！我不喜欢让孩子的脑袋装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你是知道的！什么，雷劈东西吗？记住，别拿你那个普鲁士女人惹我心烦了！”

因为这位老先生和伊达·永格曼合不来。他很见过些世面，并不是一个心地狭小的人。早在一八一三年他就坐着四匹马的马车到德国南部去给普鲁士兵买粮食，因为那时他正在作军队的粮食买卖。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他也去过。他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对那些在他故乡城外的事物并不是一概加以非难的。可是撇开生意上的交往不谈，在社交应酬方面，他却比他的那位参议儿子更喜欢划一条严格的界限，对于“外乡人”他总是表示冷漠。所以那天当他的孩子从西普鲁士旅行回来，把这位不过二十岁的少女带回家时，老人对参议的这件善举发了一场火。他发这场脾气时，说的几乎都是法文和北德的土话。伊达是一个旅馆主的女儿，她的父亲在布登勃洛克一伙到达马利安威德前不久去世了。伊达很能干，尤其是家事和照顾孩子方面，又由于她的忠诚和她的普鲁士人的等级观念使她非常适合于目前在这个家庭里的职务。她是一个满脑子贵族等级观念的人，对上流社会和一般阶层，以及中产阶级的界限辨别得非常清楚，如果冬妮跟一个在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眼中只是景况不错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交朋友，她便很不高兴

……

这位普鲁士小姐此时恰好从圆柱大厅的玻璃门外走进来。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孩子，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光洁，长得很老实。她手里领着一个非常瘦小的女孩子，名叫克罗蒂尔德。克罗蒂尔德穿的是一件印花布小衣裳，灰土色的头发没有一丝光泽，生得一副老处女的苦相。她出身于一个贫穷的远亲，是在罗斯托克作农庄管家的侄子的女儿。由于她和安冬妮年纪相仿，人又听话，因此就由布登勃洛克家承担着抚养她的义务。

永格曼小姐说：“什么都准备好了，”她本来不会发这个音，发这个音时也只是在喉咙里呜噜的一声。“小克罗蒂尔德在厨房里可真帮了不少忙，特林娜简直无事可做了……”

老布登勃洛克对于伊达的奇怪发音，不觉在他的绉花胸巾后面笑了一声；参议却抚摸着他的小侄女的面颊说：“你做得对，蒂尔达，应该工作和祈祷。我们的冬妮应该向你学习，她非常懒散、骄傲……”

冬妮低下头，翻起白眼瞧她祖父，因为她知道他像往常一样，一定会替她说话的。

“抬起头来，”他说，“不要这样，冬妮，勇敢些！一人难合百人意。人跟人是不同的。蒂尔达是一个乖孩子，可是咱们也不是比不上她呀。贝西，我说得对不对？”

因为儿媳总是支持他的意见的，所以他征求儿媳的意见。安冬内特太太却总是站在参议一边，她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佩服他，倒更像出自她的聪明。老少两代就是这样像跳双人舞一样，交叉地拉起手来。

“爸爸，您对她真好！”参议夫人说，“冬妮一定要努力作一个聪明勤俭的妇人……孩子们已经放学了吗？”她问伊达。

正坐在祖父膝头上望着窗外反光镜的冬妮差不多同时地喊起

布登勃洛克一家

来：“汤姆和克利斯蒂安从约翰尼斯街上走过来了，还有医生叔叔，还有霍甫斯台德先生。”

圣玛利教堂的钟响了起来：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敲得没有节奏，以致人们一时弄不明白，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然而那声音却是非常庄严的。等到大钟和小钟欢快肃穆地一齐鸣响起来，报告了四点钟后，下面大门上的门铃也嘹亮地响了起来，声音一直传进里边来。果真是汤姆和克利斯蒂安来了，他们带来第一批客人，诗人——让·雅克·霍甫斯台德和他家的顾问医生格拉包夫。

第二章

本城诗人让·雅克·霍甫斯台德先生，为了今天的聚会，肯定他口袋里已经写好了几首小诗。他的年龄不比老约翰·布登勃洛克先生小，衣着也完全是同一风格，只不过他的衣服是绿色的。他与他的朋友相比瘦削些、活泼些，他的鼻子又尖又长，一对灵活的小眼睛微微泛着绿色。

“非常感谢，”他和男主人们握过了手又向女主人彬彬有礼地欠了欠身——尤其是向参议夫人，他对她特别赞赏——以后，这样说道。他行礼的姿势是年轻一代无法模仿的，脸上老是挂着一层温文而雅的笑容。“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亲爱的朋友们。我和医生，在匡尼希街遇到了这两位小朋友，”他用手指了指汤姆和克利斯蒂安，这两个穿着蓝色的短外衣，系着皮带，正站在他身边的孩子。“他们刚放学回来。非常精神的小伙子，参议夫人，您说对不对？托马斯，又规矩又实在，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商人，谁也用不着怀疑。克利斯蒂安，我看可真是个小精灵，怎么着？真有点独特……可是我并不想隐瞒我对他的偏爱。我认为，他得深造；他很有天资，很聪明……”

老布登勃洛克先生拿出他的镀金鼻烟盒来，一边说道：“简直是个猴子！霍甫斯台德，他会不会成为诗人？”

永格曼小姐把窗帘拉严，不久屋子就笼罩在蜡烛微微摇闪着柔和而舒适的光辉里，蜡烛分别插在一架水晶枝形挂灯架和小书几上的枝形灯架上。

参议夫人说，“喏，克利斯蒂安，”她的头发泛着金色的光亮，“你今天下午学的是什么？”原来今天克利斯蒂安上的是习作、唱歌和算术课。

男孩子已经七岁了，现在模样儿已经长得和父亲毫厘不差，

布登勃洛克一家

看着都令人觉得有点可笑。他那和父亲酷似的深陷的小圆眼睛，与父亲酷似的高翘的鹰勾鼻子也逐渐成形了，从他颧骨下面的一两条线纹看来，他的面容是不会永远保持现在这种童稚的丰润的。

“大家笑得要死，”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的眼睛在大家的脸上移来移去，“你们猜施藤格先生对齐格蒙特·克斯特曼都说了些什么？”他弯着腰，摇晃着头，装腔作势地向着空中说，“我的好孩子，从外表看你又圆又滑，可是从内心看，你比谁都黑……”。他说话时不但模仿着老师奇怪的发音，把“黑”念成“贺”，而且将老师对“外表圆滑”装出的一副厌恶的表情很滑稽地形容出来，引来哄堂大笑。

老布登勃洛克只是笑着重复了一句，“真像只猴子”霍甫斯台德却兴奋得不知所措，“妙极了！”他喊道，“妙极了！你们一定要认识马齐路斯·施藤格先生才成！简直一模一样！唉呀，简直妙极了！”

由于缺乏这种模仿才能，所以托马斯只是站在他兄弟的身旁笑着，他诚心诚意地笑着，一点儿妒意也没有。他的牙齿生得不太好，不仅很小，还略带一些黄色，鼻子却非常秀美，眼睛和脸型都和他祖父非常像。

这时主客们都已经落座，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沙发上。他们要么跟孩子们谈话，要么谈谈今年气候的早寒，谈谈这所房子……霍甫斯台德在鉴赏小书几上摆着一个非常精致的墨水壶，是一件塞弗勒的磁品；一只黑白斑点猎犬的形状。格拉包夫医生的年纪和参议差不多，稀疏的胡须后面生着一张长而和善的面孔，脸上永远浮现着欢快的笑容。他这时正在观看桌子上面陈列的一些物品，蛋糕啊，葡萄干面包啊，各种样式的盐缸啊等等。这些都是亲戚朋友们为温居送来的“面包和盐”。然而，这些“面包”其实是一些丰实甜美的大蛋糕，盐也是盛在沉重的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器皿里。从这一点看来，如果不是富有的人家是不会送这样的礼品的。

“我这回有事情做了，”医生指着这些甜点心吓唬孩子们说，然后他摇了摇头，从桌上拿起一个沉重的盛胡椒、盐、芥酱的瓶架来。

“这些都是尊敬的莱勃瑞西特·克罗格先生送来的，”老布登勃洛克先生说，接着作了个笑脸。“我们的这位亲家非常大方。他那所布格门前别墅建成时，我就没有送他们这么贵重的礼。可是他的习性一向如此……贵族派头，花钱大手大脚！一位时髦的绅士……”

门铃又响了几下。来的是万德利希牧师，一位矮胖的老绅士。他身着黑色长袍，头发扑着白粉，一张白白的、笑嘻嘻的面孔上生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灰眼睛。他的太太已死去多年，自认为是一位旧时代的独身汉，这一点和与他同来的经纪人格瑞替安先生一样。经纪人的身材很高，总是习惯地把一只瘦手握成一个望远镜的样子放在眼睛上面，似乎在鉴赏一幅油画似的，他是一位公认的艺术鉴赏家。

接着，议员朗哈尔斯博士与夫人也来了，他是布登勃洛克这家的多年老友，此外还有肥胖的葡萄酒商人科本，一张紫红色的大脸夹在高高的垫肩中间，他妻子的肥胖程度与他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当克罗格一家人最后进来时，已经过了四点半钟。克罗格家祖孙三代都到齐了，老克罗格、克罗格参议夫妇、以及两个孙子——亚寇伯和尤尔根。孩子们的年龄和汤姆、克利斯蒂安年纪差不多。克罗格参议夫人的父母亲、木材批发商鄂威尔狄克和他的太太，几乎是和克罗格一家同时进来的。这一对老夫妻非常恩爱，直到今天，在大庭广众前，他们仍用燕尔新婚时的昵名相呼。

布登勃洛克一家

“来得迟的总是贵客，”布登勃洛克参议一边说着，一边上前吻了吻他岳母的手。

“只要一来，就来一大堆！”约翰·布登勃洛克一面朝着克罗格全家人挥胳膊，一面同老克罗格先生握手……

莱勃瑞西特·克罗格被称为时髦的交际家，是一位仪表堂堂，体格魁伟的人物，虽然头发上还薄薄地扑着一层白粉，衣着却非常入时。背心是用天鹅绒料子制成的，并且钉着两排闪闪发光的钻石扣子。他的儿子尤斯图斯留着短短的颊须和两撇上翘的小胡子，不论是身材还是举动，都酷似他的父亲，甚至连挥手的姿势也又从容又优雅跟他的父亲一样。

大家只是站着随便地闲谈，谁也不忙着入座。都在等着今晚那一桩最主要的事情。最后，老约翰·布登勃洛克先生一边把手臂伸给科本太太，一边提高了嗓子宣布说，“喏，先生们，太太们，要是大家都很饿的话……”

通向餐厅的白色双扇门已经被永格曼小姐和使女打开，主客们开始徐缓地向餐厅走去；大家心中都很踏实，在布登勃洛克家里一定有一顿丰美可口的晚餐……

第三章

在大家全向餐厅走去时，这座房子的少主人用手摸了摸左胸前的口袋，听到里面纸响，那种在交际场合摆出来的笑容立刻从他脸上消失，换上一副焦灼不安的神情，额角上筋络也凸了起来，好像他正在咬着牙似的。他往前走了几步，装作要上餐厅的样子，但是马上站住了，有所乞求地用眼睛望了望他的母亲。后者和牧师万德利希一起走在一堆客人旁边，正要迈门槛。

“亲爱的牧师先生，对不起。跟您说两句话，妈妈！”牧师和气地点了点头，老太太被布登勃洛克参议拖到风景厅的窗户前边。

“长话短说，高特霍尔德又来了一封信，”他很快地低声说，一面盯着她那带问号的黑眼睛，一面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没有启封的折迭信封。“信封上是他的笔迹……这是第三封信了，爸爸只给他回过一封信……怎么办？信是两点钟来的，我早就应该把它交给父亲，但是我怎么能在今天惹他不痛快呢？您看怎么办？现在要是把他请出来还来得及……”

“你做得对，先不要给他，再等一等！”布登勃洛克老太太说，她习惯地迅速握住儿子的手臂，又不安地接着说，“你想他信里会写些什么呢？他根本不让步，这个孩子，非要得到这座房子的一份补偿金不可……不，不，让，现在别把这封信拿出来……或许等到睡觉以前……”

“应该怎么办？”参议又重复了一句，摇了摇他那垂下的头，“我不知道劝过父亲多少次，同意他的请求……不应该让别人瞧着好像我这异母兄弟霸占家业，背后捣鬼，故意跟高特霍尔德作对似的……就是在父亲面前我也要避嫌。但说老实话，我也是咱们公司的股东之一。现在我和贝西住二楼还不是合理地付一定的

布登勃洛克一家

房租……说到我在法兰克福的那位姐姐，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了。她的丈夫在爸爸在世时就已经拿到一笔赔偿费，相当于这座房子的四分之一……这是一桩非常有利的买卖；就是从公司方面着眼也是一件可喜的事，爸爸办得很顺手、漂亮。要是爸爸对高特霍尔德一点也不肯通融，那就会令人……”

“让，你对这件事的立场谁都看得清。这是多么令人心痛的事，使高特霍尔德认为我这作继母的只替自己的孩子打算，有心离间他们父子的感情……”

“他自己把事情搞糟了，”参议这句话差不多是喊出来的，但是他想到餐厅里的客人，立刻把嗓子压低了。“都是他自己不好，才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您自己评判评判这件事吧！他为什么不能理智些啊！为什么他非得跟这位施推威英小姐，跟她那个……小铺……结婚，”当参议说到“小铺”这两个字时又恼怒又有些难为情地笑了，“他应该尊重老人的小脾气。这是父亲的一个弱点，对小铺特别反感。”

“最好的办法还是爸爸能够让步！”

“我不能劝他这样做”参议低声说，激动地用手抹了一下脑门，“我也是股东之一，我本应该说：父亲，把钱给他吧！可是我作为一个股东，就要维护公司的利益，如果爸爸认为没有义务为一个不听话的忤逆儿子从企业资金里抽出这笔款来……这可不是什么小数目，是一万一千泰勒……不成，我不能劝他这样做……但是我也不能拦他。但愿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真怕跟爸爸谈这件不愉快的事……”

“来吧，人家等着我们呢，等晚上再说吧，让。”

于是参议把信放回衣袋里，把手臂伸给母亲，两人一起跨过门槛，走进那间灯火辉煌的餐厅里。此时主客们已经在长桌四周坐好了。

这是一间悬有天蓝色壁毯的房间，在一根根细长的厅柱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间，白色的男女神画像在天蓝色背景的衬托下仿佛像浮雕一样凸显出来。厚大的红色窗帘已经将窗户遮起来，除了餐桌上的银色烛台外，屋子的四角还各自摆着一架高大精美的镀金枝形烛台，每只架子上燃着八支蜡烛。与风景厅相对的一堵墙前边摆着一架庞大的碗橱，碗橱上面挂着一幅油画，画面是意大利的一个海港。在烛光照耀下，雾气弥漫的蓝色画面显得非常引人注目。沿着四壁摆着直背大沙发，沙发上蒙着红缎子面。

在靠着窗子一面，坐着的老克罗格先生和万德利希牧师，当布登勃洛克太太在两人中间坐下来以后，焦灼不安的神气已经从她的脸上消失了。

她一边说：“祝大家胃口好！”一边轻快而热忱地向大家点了点头。她把全桌的人扫视了一遍，一直望到坐在最下边的孩子身上……

第四章

“请允许我代表大家向主人表示崇高的敬意！”科本先生的宏亮的喉音压住了大家嘈杂的语声。与此同时，一个穿着肥大的花条围裙、戴着一顶小白帽、裸露着粗红臂膀的女仆，在永格曼小姐和参议夫人的一个使女的帮助下，正把热气腾腾的菜汤和烤面包片端到桌上来。于是，客人们开始用谨慎的动作舀起汤来。

“这么宽敞，这么华丽……说实在的，这所房子真是值得一住，……”科本先生和这座房子的旧主人没有交往，他发家致富的历史并不久，更不是什么世家出身，因此说话时还常常带着些很俗气的口头语，仿佛在不断地重复“说实在的”啊等等。此外他读“敬意”这个词时，发音也不完全对。

“这花不了多少钱，”格瑞替安先生冷冷地说了一句——他一定知道这座房子的底细，一面从握着的手掌中间认真地欣赏着那幅海港油画。

座位是按照男女参杂的原则安排的，而且故意把家人夹在来客中间。但是这种安排也不能严格地执行，譬如说吧，鄂威尔狄克一对老夫妻就像往常一样依偎在一起，彼此之间经常情意缠绵地点着头。老克罗格先生腰杆挺直地安然坐在议员朗哈尔斯太太和安冬内特太太两人中间，对两位夫人摇手挥臂说些预先准备好了的小笑话。

“这所房子是什么时候的建筑物？”霍甫斯台德先生从桌子的斜对面问老布登勃洛克，布登勃洛克老人这时正在用一种快活的、略带一些谐谑的语调和科本太太说着话。

“让我想想……公元一六八〇年左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儿子对这些年代日期要比我清楚得多。”

“八二年，”参议证实地说，同时向前俯了俯身子。他坐在桌